

曾雅苑作品集 I

印記

Symbol

4 序
6 創作論述
9 圖 版 I
72 作者簡歷

序

「記憶」之存在性與二元整合之創造： 論曾雅苑之「印記」藝術創作系列

藝術創作中「記憶」不僅常是造形思考之素材，同時往往也是表現動機與作品意義之主要來源。例如超現實藝術家Dali即曾以「記憶」有關之題材而創作，超現實藝術家Magritte與表現主義藝術家Munch皆深受其失落感之記憶與經驗所影響，而產生獨特之創造性風格。曾雅苑老師近期之「印記」創作系列實涉及「記憶」之藝術心理學課題與相關之人生存在性議題，且其抽象之方式雖不同於超現實或表現主義，然而其在記憶之內省與透過藝術之轉化上，實頗能發展具個人意義之風格，而且經由對藝術中二元特性之巧妙整合，亦呈顯出藝術之創造性。

由曾老師在此系列作品之創作理念陳述中，吾人可見其關注「記憶」之知覺與認知歷程、意識與潛意識之交互作用、以及「記憶」之變化、發展與轉化。同時啟發人們認清「記憶」在形成身分認同、賦予生命美感與意義之角色，亦意味著人們宜珍惜記憶、善用記憶於人生之學習、成長與創造中，因記憶可能流失（如因時間久遠而未記錄、或如失憶症者），亦可能被淡忘（如生離死別或未加以重視與保存時），由此人與世界之其他事物之關係將因而改變或逐漸消失其意義，人生之無常性也遂而呈顯。

就創作方式而言，吾人可由三方面說明其藝術中二元特性之整合：

其一、潛意識與意識之整合：曾老師在表現內容上實涉及現代與後現代藝術家關心之藝術與存在性問題。許多現代主義抽象藝術家主要在反映時代急遽變遷下之社會現象、時空、藝術、人生與存在性問題、以及對這些問題之焦慮回應，此乃涉及個人與集體之意識與潛意識反映，且其所以採取抽象風格被認為是一種對現實之壓抑或逃離。由曾老師之創作理念與形式觀之，其所關注的包含記憶與前述相關議題（空間、時間、藝術與人之存在性）之關係。曾老師藉由自發性之表現方式，期使潛意識內容能較自由地呈顯，且以美感秩序或平面與空間秩序，使潛意識之情緒與意識之理性能整合於作品中。關於生存空間之感受與觀點主要表現在「空間」系列與「所在」作品，若參考Jung心理學觀點而論，則在「空間09-2」作品以黃色亮光為中心之大圓形，或「所在」作品中十字形結構，似乎具有如Jung所謂象徵人類共同潛意識之「曼陀羅（mandala）」造形之功能，隱喻安定之心理希求或永恆之精神性；複合媒材之「軌跡」系列之作品則啟發觀者省

思過去、現在、與未來之時間流逝、心理印記之歷史痕跡、記憶之變遷、以及藝術與人存在方式之虛幻與真實。

其二、抽象之普遍性（universality）與經驗之個別性之整合：在創作形式上，曾老師此階段主要採用現代主義抽象之風格，以及其他具現代與後現代特質之複合媒材創作形式。然而曾老師之表現方式較為多元，例如有些傾向規律性、有些則發揮自發性，有些以線條為主、有些則以色面為主，有些重視整體有機組合有些則允許局部之突顯，有些著重靜態與均衡有些則強調動態與筆勢。其表現未必限於西方現代抽象主義傾向追求普遍性或永恆真實之共相，而在藉由抽象風格表現個人之心理經驗與創作觀念，同時其形式與媒材之多元性應是為配合關於記憶與存在性議題之多重思考與感受，且這些應涉及物理、生理、心理與精神性等層面。

其三，形象直覺與象徵聯想之整合：就Langer之美學而言，藝術作品之整體即為Symbol（其以大寫表示「象徵」該字）；而作品中所涵蓋或用以代表個別意義之部分造形符號則為symbol（其以小寫表示「象徵」該字），曾老師作品包含個別象徵以隱喻某些意義，同時亦注意作品之整體性，亦即一些單獨之象徵皆整合於整體作品形式中。易言之，其作品之創作應係透過形象之直覺以掌握整體意境，且兼攝個別象徵意涵之聯想，前者為現代主義藝術所重視，後者則為後現代主義所側重，然而此種分野係僅就強調之相對程度而言，而非屬兩者絕對之區分。

綜言之，曾老師對記憶課題加以探索與轉化，關注藝術表現與人生存在性之問題，且透過二元整合而發揮其創造性。吾人或許可謂曾老師透過此系列之創作，探索自己乃至周遭的人共有之記憶與現實感受、及其涉及之壓力、疑惑與焦慮，而試圖朝向自我發現與自我超越，同時也引發觀賞者一起參與且參悟其間。其藝術特質在當前藝術創作與藝術教育中應具重要之意義，謹以此文聊表欽佩與祝賀之意。

國立嘉義大學視覺藝術系教授
劉豐榮 謹誌 2013, 11

印記創作論述

如果沒有記憶，人就不知道自己是誰；過去是什麼，在可想像的未來又將有什麼樣的發展。我是自我記憶的總和，它提供持續的自我意識。改變記憶，你的身分也將被改變。

在人生中，記憶的旅程總是不斷的被構築，也一直被重整，我們總得不斷的、仔細地於日常生活組合中觀察與聆聽，否則記憶的影像將會以無法預料之姿快速脫逃而去。不過，它也可能在你毫無預備之時浮現眼前。永恆的記憶可以由一隻手中傳遞到另一隻手中，從一個故事傳遞到另一個故事，從一個世代傳遞到另一個世代。我們或許可以把永恆的記憶理解成真實，也就是說這樣的事物無論在何時何地都將以同一種面貌在運作與存在。

探究記憶的軌跡，你將發現它就像是一直在發展的想像，我們在儲存與提取記憶之間，時常給予想像性的連結。

如果人擁有一個值得回憶與想像之地，將是幸福的，它讓我們的生活不那麼枯燥乏味。畫畫對我而言也就是那麼一回事，能動手做一些事，留下一些回憶與證據，證明我來過這裡。我現在所經歷的與所記錄的將會是我的未來？

創作生涯中，記憶的感官感覺與直覺；驅策著我的想像力也引導著我對過去與未來的連結。也許是感官感覺啟動著潛意識讓所有曾經歷的事物不經意地出現，也許是我經由感官感覺而去回憶刻意要尋回的過去。

在一生之中我們會遇到很多事件，它們會隨著時間在我們的記憶中模糊，甚至完全消失蹤影。然而內心的體驗卻會將外在的遭遇轉換並在感官直覺中烙下了印記。生活的各種問題及複雜性，要是從內心裡得不到答案，那麼他們最終只能具有極小的意義，外在事件根本無法替代內心的體驗；因此人時常根據內心發生的事來理解自己。

如梅洛龐蒂所言：「我們所謂的影像，是某種存在，多於觀念論所謂的再現表象，又少於實在論者所稱的事物，這種存在位於事物與再現表象之間。¹」

如果說，我們身處的當下就是在我的感官開放時被種種的影像所環繞；我的感官關閉時這些影像隨即消逝。這些影像與影像之間按照柏格森所謂的自然法則而相互作用，於是我們的生活便是依據當下、或是在過去的當下，所呈現過的種種影像；以及它們之間的關係，預測未來的種種影像可能產生變化。

但，麻煩的是有個影像在種種影像以及它們之間特別突出，「我沒有辦法單單從外在知覺中認識到它，還必須從內部的欲動（affections）才能認識到他：這個影像就是我的身體。²」

因為這樣的關係連結，創作的方向與表現的內容讓我將過去與未來同時並現，也讓我生活在一種過去、未來都連結於當下。每當我身體感官再度經歷或看到相似的事物，直覺將會告訴我事情將會是如何發展，而有機體的外觀又將會是怎樣的一種狀況。

當我用身體接近了所見之物，讓眼睛看到了事件的外在，心中卻會存有著自己的另一個想法，那是自我心中的一種感官感覺與直覺，於是在眼睛與心靈的距離之間，我用筆與色彩在畫布上將所見之物的性質、光線與深度表現出來。

因此在繪畫創作時，可以說第一個形式即是我們眼睛所看到、手所觸摸到的有機體的外表。第二個形式則是畫家感官感覺所認知到的層次，那是一種心靈的觸動，一種記憶被覺醒的感覺，一種在生命歷程中似曾相識之感。而這些過往的感官知覺曾隨著事件的過去而被掩埋，然而深藏的感知也會再隨著眼前所見之事物再被開啟，並告知：在我們眼前的事物有可能隨著直覺所告訴我們的可能來發展。過往再被開啟的感官，將會伴隨著現今的感覺與對於眼前的事物所將要傳遞的訊息的直覺；如同一種轉化的中介般運作，就在感官感覺與直覺融合之下，心靈之眼所看到的有機體的外表已有了新的面貌，而這個面貌不單單只是表皮的外表，它將會是表皮下的肉與骨。而再現的事物形象，並不是被另一個形式所取代，而是被完全不同的關係們所取代；這些能被辨認出來的形象，將會轉換至美學性類比事物的一種感覺形象整體來呈現。

榮格曾說：我覺察到有條鴻溝，橫互在外在世界和這些意象所構成的內心世界之間。我仍然看不到我所理解的這兩個世界的相互作用，只看到「內」和「外」之間不能調和的矛盾。³而創作讓我們以緩慢的速度仔細且認真地看清楚這世界，在用手重新描繪創造出眼前景物的同時，我們也因而對眼前這份美的觀察有了更深入的瞭解。藉由觀看的過程而加重了記憶的深度，也能讓美的感受在我們的生命中多停留一些時日。

離開了起點，我們正朝著終點邁進，當我們向著未來前進的同時，也就朝著本源後退著。當生活變成是在倒轉一卷很長的錄影帶時，我將會在畫面中看到怎樣的我？

人只要受到事物的意象所影響，即使那事物並不存在，他也會把那事物當作就在眼前；而且人會只因某個事物的意象連結到過去或未

來時刻的意象，就將那個事物想像成過去或未來的事物。因此，就事物的意象本身來考慮，無論那意象是屬於現在、過去或未來，都是一樣的，也就是說，無論那事物的意象是現在、過去或未來，人體或情感的構成也都是一樣的。因此，無論是現代、過去或未來事物的意象，所引起的喜悅或悲傷之情都是一樣的。⁴

對我而言，創作是一種不斷的提問、一種尋求，學習對所繪之物的一種接納形式，一旦願意接納，合作關係便有了開始，畫面便有了影像，而畫面的影像往往提供一個答案，也許是生活中枯燥的體驗，也許是生命的另一個轉折與出口。

為了不忘記所有的感動，於是用創作來寫日記，也藉由圖畫愛撫了記憶。我將現有的資源與過往記憶中的事物，藉由情感的探索及照片的輔助，將過往已模糊淡忘的記憶再次串連，以現今的想法來呈現過去的經歷與體驗。讓這些事件原只是存在腦中淡泊的記憶得以重新再現。縱使再現的影像與過往記憶中的並不全然相同，但都是我生命的紀錄。畫作再現的是當下的記憶，而現今的記憶卻包含著無限過往的回憶。過去造就了現在，現在成就了未來。如果說人類最偉大的成就是創造，而創造的最大資本則始於記憶。而記憶在藝術創作中有扮演著何種角色？對我而言，創作需要不同的記憶與體驗，藉由一張照片或是一段文字來回憶過往，便可將分處於不同時空中的事物搭起一座溝通的橋樑。在靜默之中，情感豐富的右腦努力想像思考著，想像力搭乘著超高速列車在腦部的神經網路中，前後左右快速穿梭著，在適當的時間，正確的地點，卸貨。

人生就像是一場夢，是一項令人懷疑的實驗，它充滿無數的挑戰，且稍縱即逝，是如此的短暫與不足，而生命卻又能延續發展。它真像以根莖繁衍延續生命的植物，一切能源與動力都深藏於見不到陽光的地底，露出地面只不過短短的一季。藝術創作也若如此，任何的作品形式都像那露出地面的部分；而得以不斷的創作動力則是潛藏於作品之後，潛藏於作者的生命體驗之中；就若是出現於一個「遭遇」(encounter)行動中，並且要理解它，就須以此一遭遇為其核心。對我而言，每段故事的細節片段就像是存放在儲藏箱中的圖片與隻字片語，就算曾被封存靜置於腦袋中的一個小角落，但藉由觀看自己過往的畫作，這些過往的記憶就會因為被搬動而開啟曝光，再被重新解讀。藉由圖畫的牽引，記憶的目光得以逐字的搜尋，當記憶的片段被重新拼湊或再次勾起時。過往的生命就如同散落於四處的片斷拼圖，得以循著微弱的軌跡被拼湊尋回。

1.Maurice Merleau - Ponty著，龔卓鈞譯，《眼與心》，（台北：典藏藝術家庭，2007. 10），頁21

2.Maurice Merleau - Ponty著，龔卓鈞譯，《眼與心》，（台北：典藏藝術家庭，2007. 10），頁22

3.C.G.Jung著，劉國斌劉德友合譯，《榮格自傳》，（台北：張老師，1997），頁254, 255

4.John Berger著，吳莉君譯，《班托的素描簿》，（台北：麥田出版，2012.07），頁25

圖版 I

Plates Part I

軌跡 13-1
複合媒材
Orbit 13-1
Mixed Media
45 x 45 x 9 cm
2013



軌跡 13-2
複合媒材
Orbit 13-2
Mixed Media
45 x 45 x 9 cm
2013



軌跡 13-3
複合媒材
Orbit 13-3
Mixed Media
45 x 45 x 9 cm
2013



軌跡 13-4
複合媒材
Orbit 13-4
Mixed Media
45 x 45 x 9 cm
2013



軌跡 13-5
複合媒材
Orbit 13-5
Mixed Media
45 x 45 x 9 cm
2013



軌跡 13-6
複合媒材
Orbit 13-6
Mixed Media
45 x 45 x 9 cm
2013



軌跡 13-7

複合媒材

Orbit 13-7

Mixed Media

45 x 45 x 9 c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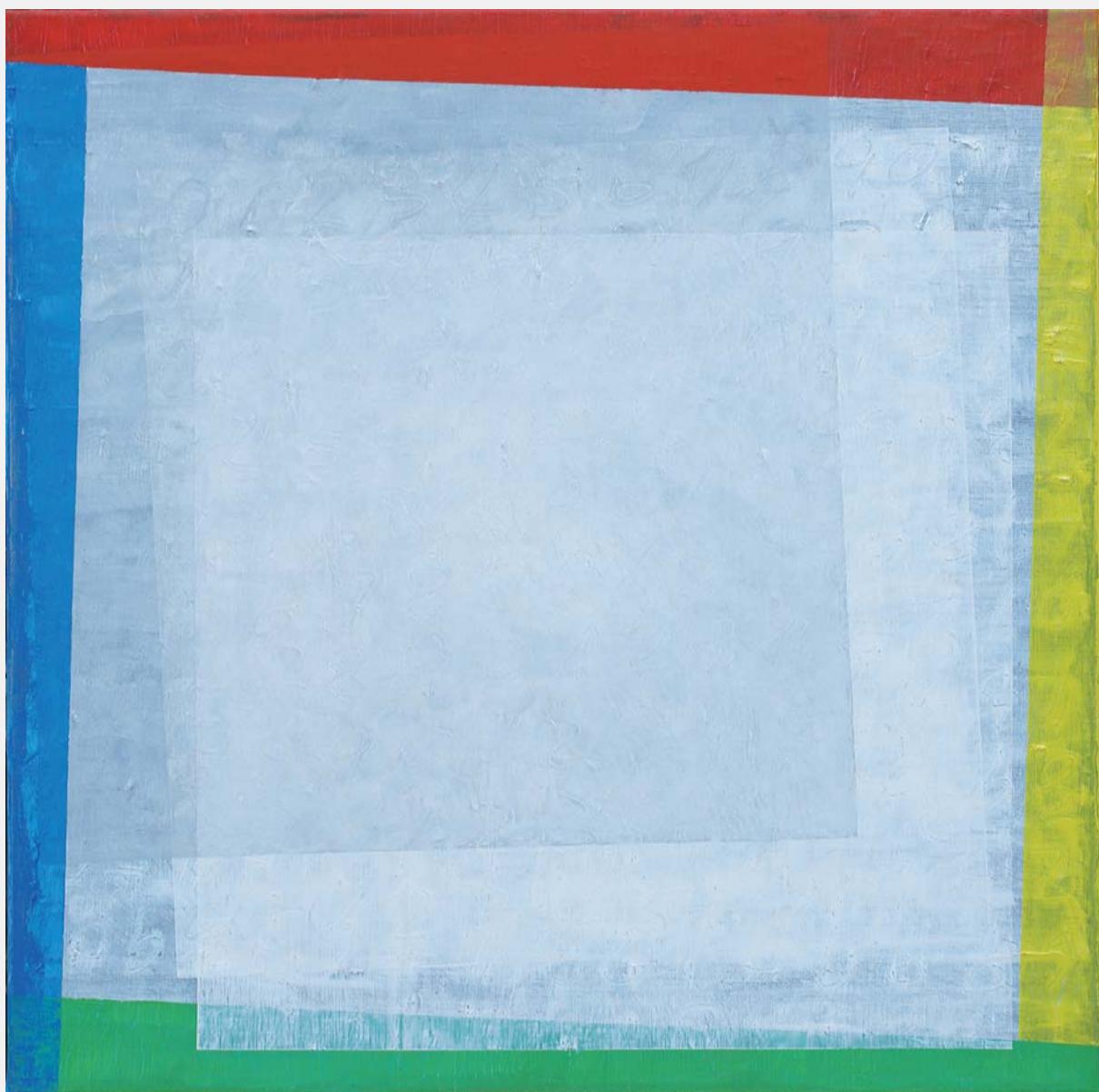
2013



軌跡 13-8
複合媒材
Orbit 13-8
Mixed Media
45 x 45 x 9 cm
2013



空間 13-1
油畫 全麻畫布
Space 13-1
Oil on Linen
65 x 65 cm
2013



印痕 1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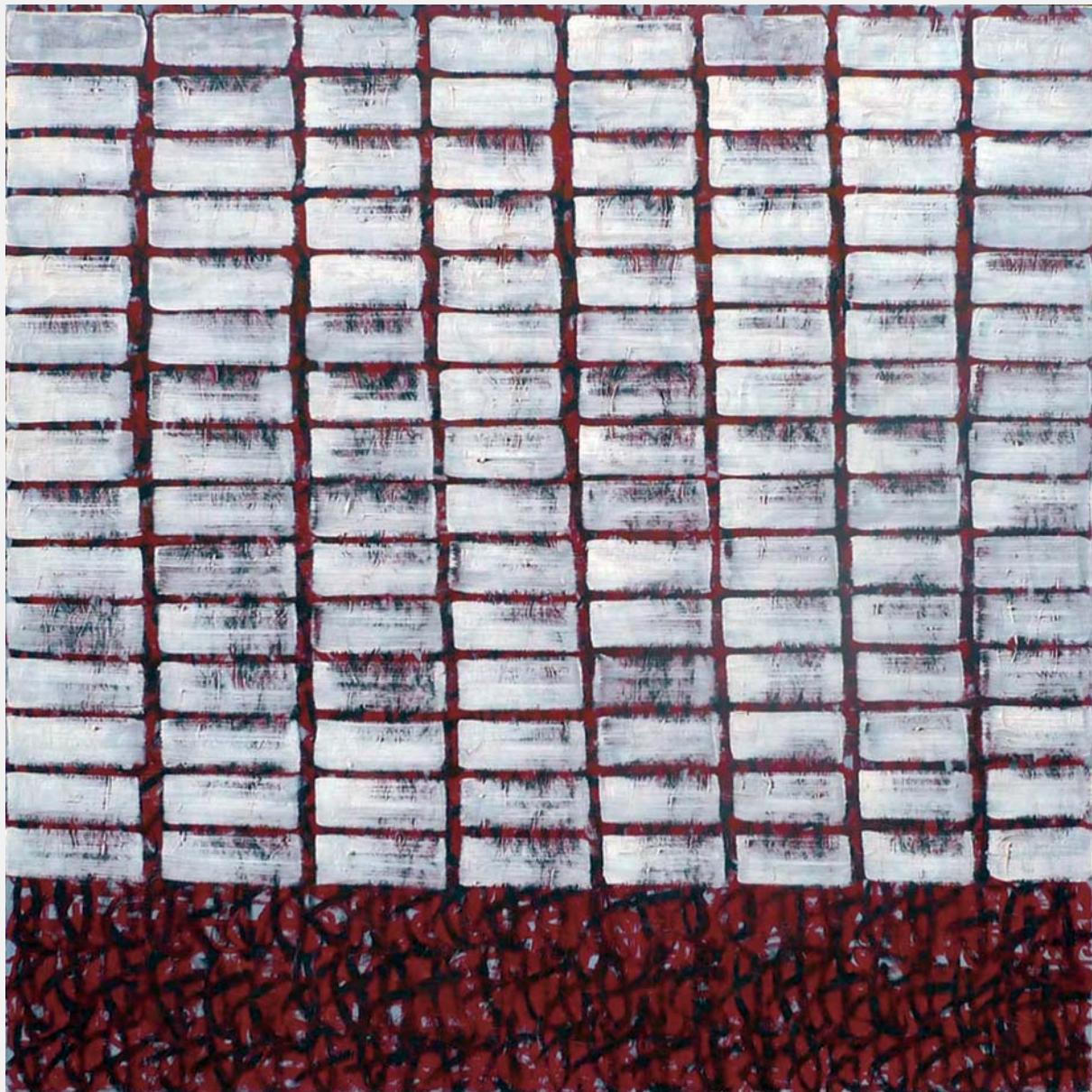
油畫 全麻畫布

Trail 12-1

Oil on Linen

122 x 122 cm

2012



印痕 12-2

油畫 全麻畫布

Trail 12-2

Oil on Linen

122 x 122 cm

2012



空間 13-2
油畫 全麻畫布
Space 13-2
Oil on Linen
65 x 65 cm
2013





黃&綠&紅
複合媒材（兩件一組）
Yellow & Green & Red
Mixed Media (Two panels)
20 x 20 cm, 20 x 100 cm
2013



空間 11-3
油畫 全麻畫布
Space 11-3
Oil on Linen
33 x 24 cm
2011

